一天前，西海，莫恩岛，李顿庄园$ p$ Q+ E  V( U0 H9 q3 }; f  
, a\* O2 a! n+ V. T5 J+ k  
「什么？丽安娜失踪了？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讲？」乔治公爵怒火滔天。1 a' t! l) j4 ^& q' r6 U2 p  
  
「什么？已经三天了？你在那边干什么吃的？」乔治公爵怒意更甚。  
3 t' q  Y. Q6 S0 A9 i0 x  
「什么？警察盯上你了？兔崽子，能不能让我省点心。」乔治公爵摔了杯子。) T6 ^0 S5 }& h& H; d  
) R, r# U; L: L$ J1 P( H) F& K  
「什么？保罗那边有了沈星宇的信息？」乔治公爵稍微收起了点怒气。8 H" g: ]( \& q& ^3 X5 b8 I3 r  
$ ]; b0 A5 N2 ?; ?\* L  
「什么？扶桑那边蠢蠢欲动？威廉你个小崽子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？」乔治公爵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。7 J7 \: g# o  u9 h+ ^  
  
乔治公爵挂断电话，独自一人在壁炉边直坐到深夜，管家准备的面包水果一点没动，雪茄续了好几次。直到天明，乔治公爵终于下定了决心。) H5 d$ g, i8 @/ ~$ ~0 V  
% p! L1 h+ o; V: f  
「管家，准备飞机，挑选几个得力的助手，和我一起去沪埠。」8 q. B. w4 G\* |\* V' |2 d# d4 f  
% E. X5 ~$ W, u7 K3 }  
「如您所愿，公爵。」$ v; B' d0 U+ M; y) M  
  
金陵，莫愁湖旁高档公寓3 w7 u3 L$ l" Y2 N9 M" J  
  
谭警官走了，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，女装的爱好终于向第三人坦白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羞耻，反而谭警官轻松的态度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! c/ |# w9 z- \, c: g# Y0 E\* S& ^  
7 T6 O- z2 n, v  
「说都说出去了，在没有回头路。也不知道谭警官私下里会怎么想？」事后复盘，始终惴惴不安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就像失去了一件极为终于的物件一般，我烦躁的点根香烟，在阳台慢慢的抽着。8 {' J. F  u2 r; D7 b7 R  
$ C5 L' O/ a. c\* w: P7 g0 N  
烟灰随风飘散，一如我发散的心思。  
  
广鑫矿业的事情好像过去了一个段落，这个巴同甫与其说是贵人，倒不如说他也不过是受制于人，在广鑫陈老板的关照下的例行公事。他也并没有彻底帮我解决掉来自吴茂才的威胁，如果吴茂才铁了心的要搞我，那么他断然不会只使出这么一个招数。眼前的威胁是解决了，可是暗地里吴茂才又给我准备了多少惊喜或是惊吓，那还是犹未可知的事情。  
4 \. m0 T9 {' ?2 |% Q  
「不如出去散散心吧。」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，就再也刹不住，反正假已经请了，一直窝在家里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 
. G. O+ P" a) u. P, a  
自打来了金陵，就一门心思的扑在了业务上面，就连金陵周边都未曾有机会出去看看，现在正是放松一下心情的大好时机。  
  
「既然是单独出游，那岂不是可以。。」本想轻装简行，临出门，女装的心思又活络起来：「只是穿在里面的话，应该出不了岔子的吧？」看着紧致的衣橱，里面的女装就像勾人的小虫，让我再也走不动道了。  
  
挣扎许久，终于决定下来，胯下假阳弃置不用，把它贴心的安置到装满清水的罐子里，妥帖的放到卫生间阴暗处，确保我不在家的日子里他不会出什么问题。  
  
看着平坦的下体，我的心里不知觉的生出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，如今“大阴唇”上睾丸皮肤独有的褶皱已经变得平整，粉嘟嘟的挤到一起，中间一条诱人的细缝，让人不自觉的想要探索一番，我终于还是忍住了自渎的念头，乖女孩不应该整天想着性爱的事情，这样不好。  
  
算来“经期”已经过去大半，本不需要在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，可以虚荣心作祟，我还是用上了自制的小惊喜：「莉莉是个乖女孩，不可以钻空子偷懒的。」" a0 K) ^; G6 u  
  
胯垫丝袜肯定是要穿的，只要穿上宽松的男裤，衬衫再仔细束好，外表来看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业精英，外人决计发现不到男装下面的小秘密。  
- u5 H7 V% |/ X\* X( O+ \_. ?' \. H  
束腰到最后还是决定放弃，两胯已经用胯垫增加的厚度，再把腰围降下去，那样的身段曲线是正常男性绝对不能拥有的。总之，内变出门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异常，以及让自己爽到，二者兼得才是最佳。  
2 t/ S1 |/ M\* ?  
上半身则暂时不作考虑，既然是男装内变出门，胸口无来由的鼓出一团总归有碍观瞻，把义乳束腰之类用袋子装好，寻到个僻静的地方在车里换上也不迟。' Y& \( u% O4 Z$ F8 h# B  
9 c6 l" E; ~9 R1 }( }  N5 o4 R  
天气依旧是那样，乌蒙蒙的，台风暴雨已经酝酿了好几天，可惜这雨一直下不来。" |5 l& y" J8 P1 M  
+ }) ~5 f5 D) }: O4 \_. y% M  N  
哦，对了，那块玉牌得要戴上，处子之身用来养玉最是合适。/ O8 [( s4 B+ p( }7 X4 l8 |  
7 O3 f9 ^0 x. ~$ Q/ g3 |  
在镜子里再三确认了着装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拎着纸袋，走出了房门。  
  
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内变出门，只不过以前都是到楼下公园转转，现这次要走的远些。  
  
没有开导航，就这样漫无目的的沿着高架一路往城外开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后，高楼越来越少，路边也开始出现了农田，看惯了城市里的繁华，如今猛然看到恬静的乡村风景，确实让人心旷神怡。  
! E8 w# c" O$ C% j4 c% B  
临出市区，却遇到了治安卡口，三五个交警一辆一辆的盘查着出城的车子，好在我没有作死提前换好女装，这才有惊无险的通过盘查。8 O- o4 O/ t: A\* a  
\* K: l7 y6 Y" X9 j& E6 B; x  
往西出了城，又开了一会，不远处一看到座小山，山上树木茂盛，没有多少开发过的迹象，一条水泥路蜿蜒而上，我瞬间就来了兴趣，不想在金陵这样的大都市，周边尽然还有这样纯天然的地界，这次出门倒是还有意外之喜。  
8 N, g! @' O7 d  
这里没有什么人烟，或许可以换上女装玩玩？" y$ ?" v& \_9 |! x, u  
  
说干就干，从后备箱取出一早准备好的女装，把自己关到后座，干净利落的褪去周正的西服，瘦削但健康的肉体暴露在了空气里，车外很是闷热，单是到后备箱取个袋子的时间，身上就出了细汗，车子里空调一吹，有点冷。& g2 q7 ^& @6 }8 N  
" k1 V' T/ n" b\* x  
第一时间贴上义乳，扣上文胸，看着胸前聚拢文胸中间那条深深的乳沟，一股安心的感觉油然而生。5 A/ {: u8 p% a) x  w: q0 t# A  
1 s  \- I) C( N& k) G( P1 P  
束腰必须要穿的，我对女生腰臀之间的那条曲线有着异样的执着，才不喜欢男生那种直上直下的套筒身材，只有弯弯的 S 型曲线才是女人骄傲的资本。$ ~5 U; b\* J3 J! c4 ~; b  o  
  
外面则是一套普通女款薄卫衣，有些保守，不过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，有谁会注意一个穿着卫衣运动的女孩呢，如果穿的太过妖艳，如果在前面的山上遇到行人，未免会让对方多看两眼，这会极大的增加我穿帮的概率，而穿帮的后果，是现在的我万万不能接受的。  
/ b4 T' ^) |% G, ?0 H1 L( A& a  
在假发口罩的加持之下，我的脸部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，想了想还是戴上了墨镜，我现在还不会化妆，伪装的严实一点，总归是好的。  
  
---   
+ G" S0 e0 a# W' `/ i( |/ j7 K  
最后换上女士运动鞋，粉红色的，还是俏皮可爱，在车里搔首弄姿一番，又警惕的观望四周，确认没有其他人在，我戴上雨伞，悄咪咪的下了车。9 M0 v9 X& |8 v& X  
  
初还有些惶恐，唯恐被别人发现，做贼一般的快步前进，根本不敢左右环顾。往山上走了一会，始终没有半个人影，我的心思才慢慢活泛过来：「不要怕，没有人的，也没有监控。」我安慰着自己。  
  
山上空气不错，蝉鸣不止，甚是幽静，出了脚下的这条上山的水泥路，其他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，许是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景点，又或许山上有什么信号塔之类，这才铺的这条路吧。/ B# J5 \_3 e) O3 W) \_9 L/ i  
  
说是山，其实也没有多高，不过十多多分钟我就来到了山顶，这里有一块小小的平台，西北方向是玉带般的扬子江，东南风险一片大大的竹园，中间有小河穿过，一座石桥，石桥后面貌似还有人家，也不知是什么样的人家才能住在这种依山伴水的风水宝地。  
  
水泥路一路向后山延伸，不知通往何处，我也不急，摘下口罩，美美的自拍几张，享受着女装的快乐。  
9 V9 I/ \_; g' s9 }  
背后忽然传来闲谈，我紧张的要死，赶紧把口罩重新戴上，以免露馅。  
0 E$ a2 F( K; V' P0 Q: S  
「文冕师兄，今日与师太辨经果然受益匪浅。你该早些带我来此地的。」  
  
「诗祎师妹，倒不是愚兄不允，实在是家里事务繁忙，待命了师妹，还忘恕罪则个。」\* e( I: U9 R4 H  
4 s6 i# Q% ]8 K' Y\* m- ]  
「师太也不似你口中那般，她还约我下次再来，想来她一人在山上也乏味的紧，我与你下山却没有什么助益，不若我下次个师太商量一番，看能否到此地居住。」  
  
「也好，你向来是不喜俗事的，若是师太同意，你搬过来就是。」  
7 X" t9 {7 N( E\* m! V  
两人一唱一和，竟是未曾发觉旁边有人，一路慢慢的下山去了。看那两人，状态亲密，却又用师兄师妹相称，古怪的紧。  
1 Q; e" S6 Q# \0 I3 i  
「现在还有真的和尚道士的吗？还辨经，辩个鬼，怕不是脑子秀逗了。」我心里暗自菲薄两句，便不再把他们放到心上。  
  
他们下山去了，我自然不能也跟着下山，只能反其道而行，心想再逛个一个钟头，他们怎也走的远了，到时候我再下山也不迟，况且，我还没享受够呢。  
  
往前下了几步，水泥路拐了个大弯，隐入了茂密的树林之中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走了进去。  
  
眼前又是一个小小的广场，后面一座石屋，再看到石屋的瞬间，我瞬间呆在了原地：「怎么回事，这个石屋怎么和我在凤凰山撞邪那里一摸一样？」2 U/ E$ B& z\* `& m8 O% ~" G" g& Z  
  
当然，说是一摸一样确实有些过了，凤凰山那座石屋明显有现代化修缮过的痕迹，这里却要少的多了，而且此地坐南朝北，与一般的房子大有不同，而且看这模样，该当是个佛堂。$ z+ D( c9 s8 O+ n. |  
1 i  h8 c4 x  N4 J  
门檐上有快匾额，上面的文字早已斑驳，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经过我的反复辨认，这才看清是“定慧堂”三个大字，至于落款是谁却是看不清了。$ M: g$ S& h1 D7 K' i/ I. R  
  
“前方高能，作者亲自下场客串，现场装逼”  
/ b" p; m  o2 l+ i  
「有缘人，既然到了，为何不进？」一个老妪的声音突兀响起。  
  
「我靠，我穿成这样，进个鬼。」我慌不迭的转身就走，不敢与里面的人有一点接触。  
  
可惜天公不作美，就在我几步逃离的时候，乌云遮日，倾盆大雨说来就来，一时间电闪雷鸣，就算我事先准备了雨伞也无济于事，不过一会，我就被淋成了落汤鸡。- t0 p% E7 }5 z5 R+ k, m  
  
天空一身炸雷，轰的我头晕目眩，「有缘人，进来避避雨吧。」老妪的声音像是鬼魅一般清晰的传进了我的耳朵。  
  
「卧槽，又他妈撞邪了。」我大骂一声，眼看这大雨滂沱，一时半会没有停的意思，只能乖乖的进了那间佛堂。5 y' a% A, T. U3 ~  
  
「林公子，好久不见。」老妪背朝大门跪坐在案桌下面，嘟嘟嘟的木鱼敲击声盖过了屋外的风雨声，尽然有些许安神功效。4 T$ e- G# ^3 T' ^& \. B/ V8 f" {/ Y" x  
) L9 T7 \1 ^  f  u  
「你怎知道我姓林，什么好久不见，我可从未见过你。」我心中大骇，也顾不上穿着女装了，色厉内荏的说道：「你你你，你是人是鬼。」8 W: e, ^' a' t5 u  
\* @) d. w1 B% R6 ?  
「林公子，你不认识我也是应当，不过我在此地等你已经不知多少岁月了。」老妪依旧没有回头，可是她说的话分明吓人的紧。+ Q1 Y: ^" X, o& K) `5 T# d6 i  
  
「呔，我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你是什么妖魔鬼怪。」我早吓的傻了，小时候听过的鬼怪志异涌上心头，只能大喝一声给自己壮胆。/ `+ ]  q- k5 q  
  
「林公子，你的罪孽十世已赎了九世，这一世，也该当是个了结的时候了。」老妪的话越来越玄乎，也越来越吓人。  
  
「什么神神道道的东西，老人家，你拜佛拜傻了吧。」我惧意更甚，淋湿了的衣服裹在身上，难受的要命。7 S, ^/ n$ ]6 D\* M  
0 Z% }0 O! w! C\* T' v0 F7 t8 i  
「阿弥托佛。」老妪诵个佛号，站起身来，木鱼声戛然而止，漫天的风雨哀嚎之声立刻传了进来。7 o$ B: @6 k\* J  
  
「你，你不要过来啊。」我早吓的走不动道了，若不是一股子信念在，只怕早就要瘫软在地。1 Q- c' q\* Q5 O\* {' [  
\* g# i) h) w" U. L1 Y  
「千年前你犯下大恶，死后堕入畜生道，又经地狱道，饿鬼道，如是转世九次，这一世，是你赎罪的第十世，终入人间道，可惜却误入姹女道，不知你有何感想，可曾悔过自新？」老妪的声音好似黄钟大吕，一声重似一声，重重的敲打在我的心头。% I2 `$ T' f# \8 c# \_  
  
「你瞎说什么东西，什么畜生道人间道的姹女道，别说是十世了，就是前一世又与我现在何干。我就是我，不要用什么宿命来诓骗我。」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大声叫嚷。0 H+ Z2 {: r2 a5 T. `. ^  
' J" B' A' m0 I6 o! z3 H) m5 {  
「很好，你有了这样的大智慧，也不枉九世之苦，这便去吧。」老妪的面孔在烛光下忽明忽暗，恐怖至极，说完之后，虚空对我轻轻一拍，刹那间无数的回忆极速从脑海里闪过，我则是干脆利落的昏死了过去。  
  
--- \* P1 F3 {# K, w" [; @  @$ |0 {  
  
「草，又他妈撞邪了。」我痛苦的嘟囔一声，在自己的车子里醒了过来，眼角有泪水划过。  
  
车外乌云密闭，却却没有下雨：「怎么回事？不是被淋了个落汤鸡吗？那个女鬼呢？身上的衣服怎么是干的？地上也没有一点雨水的痕迹？」我彻底懵圈，这一系列的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只能认定，刚刚的一切，或许是自己换完女装后在车里睡了一觉，然后做了一个噩梦而已。" a" i) z  X" C. G1 n  
  A6 N+ J; R5 k3 T  S& s  
可是，这梦为什么这么真实？- w- g4 l+ `" f$ Z8 k( C$ o4 T  
/ G; I" m9 S: r) K  V  
「卧槽，这里邪乎的紧，赶紧跑路，下次再也不来了。」我一把扯掉头上的假发，女装也顾不得脱了，飞也似的发动汽车回家去也。/ V/ {  j, @( D7 v6 N  
: P6 k1 F9 I$ S- y7 |$ I6 V/ l  
好好的变装出门，本该是个开心愉快的日子，结果却又遇到了说不巧道不明的灵异事件，这让我无比懊恼，在车里吸了好几支香烟才缓过神来，草草的换掉身上女装，郁闷的上楼。4 }, W0 m1 [" X& H/ T) j8 {+ I0 |  
  
出乎意料，房间门口站着一个黑衣黑裤的汉子带着墨镜，冷酷无比。莫看穿的人模狗样，从他隆起的肌肉以及地上一地的烟头来看，此人来者不善。  
8 v4 \" C# ]2 i- [% o2 f  f  
「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家门口？」看这架势，来人显然就是冲我来的，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搭话。8 h! l  e4 s/ R3 h  
& h1 Z8 x2 \& w  V  
「林立？」那人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，听不出一丝感情。2 b7 q! N: k5 p7 S2 m4 X3 ^  
0 y/ E/ S2 G; e) M1 F9 Z+ @0 Z! ~  
「我是，你找我？」我感觉更加不妙。, t' c% U  W: u8 K3 y9 u  
  
「进来吧，他在里面等你。」黑衣人轻车熟路的开了门。$ ~  D" Z1 s' @/ f' r  
, ]0 \_# t  Q+ I: d9 v$ C: i8 [2 R  
「你搞什么？这里是我家！保安，物业，你们干什么吃的。我报警了。」我愤怒的掏出手机，天下岂会有这么滑稽的事情，私自进了我的房子不说，现在还反客为主，甚至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. W: Y- T0 w; L" f# s; O' q( Y  
3 X' }% ?0 t# u0 i  
「回来了？把他请进来。」屋子里传来一个男女莫辩的声音。$ d- I\* \_7 ]- x# Y  L0 e  
+ j7 U; \# m& c5 U  
「请。」黑衣男壮硕的身体挤到我身边，一把夺过手机，铁箍一般的大手顺势卡住手腕，我被他直接“请”了进去。  
  
房门重重的关上了，屋子里的情况着实出乎意料，不是什么想象中的黑社会大哥，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歹徒，只有一个略显消瘦的男人在忙前忙后。  U" M% N6 f  M$ Y. b3 s. [: n: v- H9 \  
  
桌上放了一桌的好菜，男人穿着围裙，端着一碗鸡汤从厨房走了出来，一边走还一边埋怨：「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帮忙啊。」  
  
眼前的情况无比诡异，可是男人的表情实在过于真诚，我一时间也不能拿他不请自来的事发作，愣了一下后，还是接过了他端上来的鸡汤。  
, V  X0 W, a3 N6 W) S8 f\* m  
「小心烫。」男人吩咐一声，又走进了厨房。) V\* a+ m2 v. p- |1 Q6 O' A! ]  
4 u3 Z& a: K7 [\* z% z  A: w  
「这特么什么情况？」我看着一桌子的饭菜，喃喃自语。红烧肉，清蒸鱼，糖醋排骨，鸡汤，这些都是耗费时间的大菜，他一个人，想来已经在这里准备了很长时间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在我的房间里等待了足够久的时间。5 O. T2 b3 c, H- |4 F- M! B  
  
「来，吃饭，边吃边说。」男人丝毫没有鸠占鹊巢的尴尬，他这么一说，我倒好像是来客。  
\* k" B\* }" C! k0 V3 n7 E9 p  
「吃啊，这点胆量都没有吗？」男人看我迟迟不动筷子，索性端起饭碗，大大方方的夹起一块红烧肉放到我眼前的饭碗，面带挑衅的说道。  
0 X- v1 A  E# E8 c2 g7 h' f  
「要么喝点酒？」男人随手打开一瓶茅台，透明的液体倒下，酒杯里满的几乎要溢出来了才松手。  
  
我呆呆这看着他的动作，不知道要怎么开口，从他的穿着打扮，谈吐举止来看，此人定然身份不低，只是不知道他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，他用一种另类的方式张狂的显示着他的能力，或者说是权势。\* C+ T% @6 V+ \  
  
「你是谁？」我干咽一口唾沫，进门这么长时间，我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，此时只觉得喉咙干的生疼。  
  
「我吗？这不重要。来，喝酒。」男人端起酒杯，示意要碰杯，不过看我还是机械的坐着，他也不恼，执意在我的酒杯上一碰，随后三两白酒一饮而尽，面不改色。# L# |$ O2 h3 e2 P: z4 r3 W  
  
「吃菜。」男人自顾自的说着，好像我不存在一般：「这红烧肉可是我从妈妈手里学的，许久不下厨，手都生了，你尝尝看，看看是不是熟悉的味道。」- b0 X3 X" p7 s: ]: t3 a5 s( W  
# z! {% X( e3 q; ]7 j  
「咕噜。」我又咽一口唾沫：「你到底是谁？费尽心机做这些到底有什么目的。」  
; n4 c9 ]/ y) k4 U( H  
「啧，扫兴。」男人吃了快红烧肉，取了纸巾擦了擦嘴，纸巾放下，脸色骤变。  
  
「让你喝酒么不喝，请你吃菜么不吃，怎么，他妈的要我喂你不成。你总是这样，饭都喂到嘴里了，反而更加不听话。」男人淡淡的说着，斜倚在椅背上，怀里取出香烟就点了起来：「抽烟？」男人问道。  
  
「你他妈的。」男人看我还是一脸迷茫，怒意更甚。  
\* @2 e, q: E5 S! q! k5 i' h+ Y( O1 r0 l  
「你到底是谁？」看他如此霸道，我反而克制住了心里的惧意，义正严词的问道。+ g6 q\* k) p" J2 G- I- T  
  
「嘘嘘嘘。」男人摆出噤声的手势，翘起二郎腿，慢慢的吸着烟草，烟雾随意的喷到我的脸上，极为狂傲。  
& H' E: h2 i& Y" R1 w( t. \  
「钱够不够花？」男人来个大回龙，然后淡淡的问道。  
  
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」我更加不解，现在敌暗我明，贸然发难显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。, }% ^\* l% S$ A) I; S/ M3 E  
% ?. [6 p& H4 O( e; z5 c  
「我他妈问你，钱，够，不，够，花？」男人陡然凑上前来，几乎要贴到我的脸上。  
  
「够，够。」我被他疯狂的眼神震住了，糯糯的回道。: n  i" E9 V# ]\* A  
  
「够花啊，那就好。」男人退了回去，继续抽着他手里的烟草。  
  
「没事就多回去看看老爷子，不要总是飘在外面，要是让那老小子知道了你的事情，怕不是要有更大的麻烦。」男人又是一口烟雾喷到我的脸上，说出这么个三五不着的东西来。1 D, h8 v6 S( \& u/ P  
% U6 g1 Y! \_3 r+ S  
「我回不回去，和你有什么干系，自家的事情自家管，你不请自来，又说这些不着调事情，是不是有些狗拿耗子？」我努力整理着措辞，暗搓搓的损他。  
  
「你还真是老林家的种，他妈的，骂我是狗是吗？」男人不怒反喜：「我是狗的话，那你就是耗子。」  
' b! Q/ e: H/ {\* d- q; X: k+ J4 P& L  
「你。」我一时语塞。  
$ ]. o4 n+ v2 I& ?6 z- Q  
「这样，我再给你五百万，回梦泽去，和老爷子一起遛遛狗，养养鸟，也不用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，怎么样？」男人开出了一个极为诱人的价码。  
6 Q; l' ?' g9 T& x  
「为什么？」我略加思索，反问道。/ w& S6 u# i1 ?2 T; h  
7 J! G: l8 T0 H4 I  
「嘘嘘嘘，就说行还是不行。」男人又做出了噤声的手势。  
  
「不行。」我斩钉截铁的回绝了他。  
3 [6 N5 L  F5 |/ m  M6 x  
「不行？」男人疑惑了起来：「一千万？两千万每个月在给三万生活费呢？」! Z8 M. J- u# D4 o\* v4 |7 E/ H  
+ l\* B5 g; ^/ D  
「不行就是不行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开出这样的价码，而我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这样的价码，除非，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后手。所以，不行。」我一本正经的分析起来。\* e+ j; y4 q/ X- h3 f; L  
  
「哈哈哈。」男人假笑着，为了配合自己，还拍了拍手。6 W4 j" J/ u) f) ^' x  
0 L2 z1 L, T: C7 l! L# `  
「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。」男人下了最后通牒。  
) O, S9 \8 r" m  
「不用三天，不行就是不行。」我亦是寸步不让。' C/ R1 I4 C$ h8 V# N  
  
「年轻人，我劝你啊，说话不要这么果断。」男人站起身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副老气横秋的语气。  
6 O1 f\* w4 C6 v% k, C  
「你到底是谁？说这些有什么目的？不怕我报警吗？」我不甘示弱，也站起来，直直的盯着他，用报警作为最后的威胁手段。  
  
「考虑好了，直接回去，钱自然会打到你的卡上，如若不然，哼！」男人没有理会我的威胁，冷哼一声，开门去了。5 D( v1 F6 V4 Y) j  
2 s1 W& h$ ]  ?$ m0 E3 G# y5 q  
「莫名其妙。」我咒骂一声。# z- h' y/ [$ g, A6 }  H4 n9 L  
! V  u9 a) I1 M  
「喂，警察局吗？刚刚我这里来了个奇怪的人，趁我不在家，私自进了我的房间。」我恨恨的拨通了警局电话。  
$ X4 Q/ i0 }: l  
「哦，名字我不知道，不过长相还是记得的，东西倒是没少，也没有破坏什么东西，反而给我做了一桌子菜。」0 v6 m7 g5 i# K. u\* g. l3 h  
' b' B+ p9 V2 Q- c# Q% v/ I. T  
「对，什么都没动，就给我做了一桌子菜，还聊了聊，说什么给我多少多少钱。」# ~! W; q! t\* X# b3 h  
  
「嘿，我不是精神有问题，你们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，真的，我家被人闯了进来。」  
  
「哦，好吧，我有空去警局给你们好好说明一下。」  
/ ^9 O/ ?. a6 p- W  
「他妈的，尸位素餐的东西，东西没少就不报警了吗？」我简直无语，气愤的甩开手机。  
; L+ I% I% A3 o/ q1 f6 j- L. N  
接下来的几天，初还没什么异样，可是总是感觉暗中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我，有几次，我甚至都看到了那个肌肉量爆炸的黑衣男在我身边出没。) t/ u) c\* {, n1 @& E  
  
我被他盯上了。0 h0 l' m0 e! w) g# C  
$ v\* \  I5 j# J2 {! j' U  
这种被人暗中盯着的感觉非常不妙，我去了几次警局，可惜都没有什么效果，甚至接待的民警有意无意的提醒我去医院看看，精神压力大的人，非常容易出现幻觉之类。; I6 l/ Z% X\* Y0 m/ P  M% W) l  
  
法治社会，哪里都有摄像头，谁会还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盯梢方式呢。  
' y% s: B+ |% ^2 C1 v" i  
疑罪从无。  
1 C: b7 n% }0 q; s: r% q  
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，这三天的时间，我一直生活在肌肉男的监视里，我清楚的知道，但是警察不信。  
+ H, k1 D& ]+ Y( J  
第三天夜里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压力极大，也不止一次的幻想如果当天答应了那个神秘男人的要求又会怎么样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既然已经拒绝了，现在再反悔是不是有点太晚。  
6 M8 v& @$ U  h  
「撕拉。」房门打开的声音。5 |' f- \_# y, E, V  ^- i  
  
「轰隆。」一声异响。  }! @6 W! K1 }2 \8 y, `0 C  
& a7 j0 u1 |0 [- ^  
「嗯。。。 」一闷哼。  
  
连续的几声异响把我从床上惊醒，也不敢开灯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 
6 @# @$ a& O7 `$ U  
我锁死了卧室房门，深怕那个肌肉男突然出现，这是我活到这么大最为恐惧的一次，这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，一个人跟了你三天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房间里出现奇怪的声响，不用想也知道是他来了。  
  
我瘫坐在卧室门后面，紧张的直抖，不敢开门，不敢大声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，眼睛死死的睁开着。% i. z3 U( q) a  
  
天明，外屋除了惊醒我的那几声异响之后就一直没有声音传来，我拿过手机，报警电话按好，准备开门之后，如有不对立刻拨通报警电话，我说的话不信，实打实的响动他们总该要信的。, v# w8 M# k- o  
1 Z) P# c& z2 p" i. @# z+ o# t1 Q1 d  
「他走了吧？」我自我安慰着，偷偷把卧室门打开一个小缝，偷眼去瞧。) Y' R# W$ W  n. i  
4 M+ N+ z6 k; }6 B8 l  
客厅里乍看没有什么异状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声响，手心里满是汗水，手机上湿漉漉的，我把门缝再打开一点，确定客厅没人之后才软着腿走了出来。+ Z; p$ B. S1 `% ]' A. ]; @" F  
  
「卧槽，什么情况？」房门边丢着一只皮鞋，不知道是谁留下的。- i9 p: ~. N- I8 ?% [  
6 T4 n5 G8 T! E  V  
「喂，警察局吗？昨晚我家出现了奇怪的响动，屋里被人丢了一只不知道是谁的皮鞋。」我打通报警电话，如实的说道。  
) ^3 j6 u. N. j; T4 I1 d  
「怎么又是你？」那边明显有点不耐烦了，这两天我找他们的次数已经足够多，显然已经引起对面的注意：「警告你，不要报假警，或者，我们可以帮你联系医院。」叭的一声，对面挂断了电话。  
  
还有没有天理了，这么高档的公寓，菜市场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报警都没人理会。  
  
实在不行，出去避一避吧，总比在这里被人当活靶子强。' l- S2 H3 R2 q) c\* y6 E  
  
我仔细的把这些天的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，先是一个叫赵碧霄的女人给我透露了广鑫矿业货轮的事情，再是我去找吴茂才对峙，再是公寓出了失踪案，我给父亲打过电话，广鑫的人就干净利落的把货轮的事情解决了，再后面就是家里来了神秘的男人，限期我三天之内回梦泽去，再现在，家里出现了单只的皮鞋。  
  
这些事情怎么想也串不到一块去，脑子里一团乱麻，我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呢？  
9 E( s& {. N, ]% ^  
按说这单只的皮出现在家里，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那个神秘男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，他还畏惧法律的威严，把鞋子放在这里单纯是为了给我一个警告。又或者，那个神秘男人也有到手，本来昨晚肌肉男是准备来做点什么事情的，但遭到了他对手的阻挠，肌肉男被别人带走了，现场只剩下这只皮鞋，昨晚那声若有若无的闷哼就是最好的证明。0 f  \_) I% e) U1 W7 U0 Z  
  
可是不可能啊，再怎么想这里面都有漏洞在，且不说昨晚我过于紧张，一些细节可能记错了，这只皮鞋本身的出现就他妈的极其不合，哪里有人会用皮鞋来做威胁的？哪里有人办事会留下一只皮鞋的，而且皮鞋里还一股子脚臭味儿。  
. Q" b/ x, C' e; ~\* \' ?  
电视机柜上安静的躺着一个信封，可叹我被门口的皮鞋完全吸引了注意力，在沙发上呆坐了好久才发现了它。3 \/ f. U" k, a4 D  
% w# K3 V# z9 B, s0 O\* w  
传统的牛皮纸，用漂亮的手写体写着：「To Linli 。」相当传统的款式，背面甚至是用的腊封，腊封上还盖着一个古怪的印章。这种东西我只有在电视上看到过，一般只有古代的信件上才会用这样正式的东西。# @5 E; u: v2 ^6 Z7 g\* h) x7 \( A  
  
里面的东西不过一张信纸，依旧是漂亮的外语手写体，寥寥数语：「Dear  Linli , May the wind send my message , looking forward for a meeting . George Lytton .」  
  
「什么东西啊，有签名有落款，这个乔治李顿又是个什么玩意？等等，李顿？」脑子里飘过一根丝线，我拿着那张信纸，呆立片刻，终于抓住了头绪：「他妈的，楼里失踪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姓李顿来着？」  
" V& t\* S6 {% J6 C\* ]: ^